

何弘
吴元成
著

南水北调与人类水文明

命脉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命脉

南水北调与人类水文明

何弘
吴元成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脉/何弘,吴元成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559-0495-3

I.①命… II.①何…②吴… III.①纪实文学—
中国—当代 IV.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9812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1
字 数 398 000
印 数 1—26000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 35 号
邮政编码 450012 电话 0371-63956290

目 录

001		引子
008		水对文明的塑造
010		人是水做的
014		流动的权力
036		水坝围出的良渚王国
039		治水而王的大禹
047		楚国的崛起
051		助吴争霸的运河
056		据鸿沟以霸中原
061		生态工程都江堰
067		助秦统一的郑国渠
071		打通南岭的灵渠
074		隋唐大运河
081		浙东运河

084		京杭大运河
091		最忆是杭州
095		大运河漂来的北京

101 | 调南水以解北渴

103		水之困
109		前所未有的征服
113		引滦入津
115		引黄济京津
119		向海洋要淡水
125		世纪梦想
132		东线工程
139		中线工程
146		西线工程
153		是与非

159 | 支边青海

166		麦梢儿黄了
170		老子缺那口气
172		扛芦苇盖房子
175		死要死到老家里
176		党员干部要带头
178		福气都积到我身上了

180 | 一路儿去了 5 个同学

181 | 一辈子跟着黄河转

185 | 南下返迁

193 | 河南管迁，湖北包安

206 | 没啥，习惯了

209 | 大柴湖

223 | 来来回回折腾

225 | 返迁潮造成“沿江部落”

229 | 新移民

235 | 再难也得干好

239 | 村村都有致富项目

241 | 安排最好的是这一批

245 | 发展得有带头人

248 | 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

250 | 我想上北京

252 | 有活干谁去闲扯淡

253 | 多说说就不会有事儿

255 | 湖北都是省内安置

256 | 让移民致富是长期工作

260 | 一路跟着货物走

265 | 争资金，争项目

268		一生无悔的选择
275		每个干部帮扶 4 户移民
277		搬迁到这儿成了富庄

280 | 迁而能安

283		移民就是移爹，迁坟就是迁爷
287		他们也是最可爱的人
294		各有其难
299		隐形淹没区
302		千难万难都要克服
306		瘦了 15 斤
307		依法移民的新时代
310		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312 | 会战丹江口

318		梦想之始
319		十万大军
321		五师师长
323		老船工
325		连长
328		艰苦岁月
331		运输工具
334		围堰截流

338		爆破石头
340		女民工
342		大坝停工
347		脚手架垮塌
348		王政委遇难
349		火烧三官殿
354		“炮打李官桥”
357		加高大坝
363		大坝成了景区

365		渠首的故事
370		“三边”工程
376		爬坡器
379		办报纸
384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386		独臂英雄
387		老渠首炸了
389		第二任指挥长
393		清泉沟
395		新渠首

397		江河握手
400		千里干渠第一跨
403		膨胀土难题
409		过垭口而通江淮
413		世界第一渡槽
416		亚洲第一顶
417		穿越黄河
422		精英团队
425		样板工程

429		北上京津
431		焦作有“河”了
436		走过南太行
438		相会红旗渠
444		龙行燕赵
446		倒虹吸过滹沱河
451		润泽首都
453		北京人的水缸
457		天津不再渴了

459		清流
464		效益初显

466		封闭运行
470		水源保护
474		合作发展
476		精神丰碑
480		后记

引子

我^①和吴元成，都来自南阳。

南阳位于河南的西南部，相当于西藏在中国的位置；淅川位于南阳的西南部，相当于南阳在河南的位置。如果不是严重缺水的形势危及首都北京，恐怕不会那么多人关注南水北调工程；如果不是南水北调工程，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丹江口水库——尽管自建成起它一直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②。现在，即使大家已经知道南水北调最重要的中线工程要从丹江口水库引水到北京供应首都及沿线一些重要城市，但知道淅川的人仍然不多。多数人至今可能仍不知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渠首——就在淅川县一个叫陶岔的地方，丹江口水库差不多一半的水面也位于淅川县境内。

吴元成的老家在淅川县盛湾镇分水岭村。分水岭村就在丹江边上，到淅川县城有五六十公里的路程。元成生于1961年，是家中的老大。他的父亲是一位“墓生子”，也叫“过得娃”，这是南阳一带对父亲死后才出生的孩子的称呼。1938年，元成的爷爷吴文魁大汗后喝了一瓢凉水，结果竟感染伤寒而去世。挺着大肚子的奶奶在族人的帮助

① 本书由何弘、吴元成合作完成，为了行文方便，总体以何弘为叙述人，无特别注明处，“我”即指何弘。

② 三峡水库建成后库容、水域面积超过了丹江口水库，但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至176.6米后，水域面积进一步增大，水域面积与三峡水库相当。

下，将爷爷安葬在老家附近的南栈沟。不久，元成的父亲降生。20年后，1958年夏，元成的父亲感染上了和元成爷爷当年一样的病，久卧病床，瘦骨嶙峋，眼看不久于人世。那时，元成奶奶已在新中国成立初改嫁到埠口街赵家，而村里人人都在忙着大炼钢铁，无人照料元成生病的父亲。奶奶听说后，跑回分水岭，找人抬着儿子到埠口街求医，将养多日后，终于康复。当年9月，丹江口水库大坝在凤凰山、黄土岭开工，身体刚复原的元成父亲随着淅川民兵五师田川团，与河南邓县（今邓州市）六师、湖北天门县（今天门市）七师一起，组成右翼兵团，鏖战在丹江口右岸工地；均县师、郧县师、机械化师等在左岸、坝基处施工。10万大军住草棚毡房，吃粗茶淡饭，手持简单的工具，胸怀火热的斗志，要把孙中山、毛泽东等人倡导的南水北调的构想变成现实。

1960年麦收时分，元成父亲和乡亲亲手修的大坝围起的水库将要蓄水淹掉自己的家。大批淅川库区群众要么支边青海，要么在丹江口修大坝，老家劳力不足，元成父亲和上万民工一起被抽调到尚未淹没的淅川县古镇李官桥一带割麦。奶奶操心儿子的婚事，趁机带着一个女孩子，从埠口街来和自己的儿子见面。这期间，因苏联撤走专家，以及大坝因赶进度出现质量问题，暂停施工，各县民工多数返乡。元成的父亲也返回分水岭，不久结了婚。第二年，有了元成。

元成说，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最早的记忆始于1966年。一天，父亲带着四五岁的元成过丹江，小划子走到清澈的江心时，父亲给他一枚硬币，让他扔进江里，以保平安。这是元成第一次去丹江岸边香严寺下寺附近的古镇埠口街。如今，老埠口街和香严寺下寺早已被丹江口水库淹没。当元成和父亲到达埠口古镇的时候，姑父和姑姑正在房坡上揭瓦，满脸满身灰土，他们在拆除自己的家园，要移民湖北。这年夏秋之间，元成的姑父彭德洲一家、1959年到青海省德令哈支边刚刚跑回来的大伯吴占定一家、大姨夫乔松山一家、六爷吴文禄一家，还有此时已离婚的奶奶，随着数万移民大军迁到了数百公里的湖北荆门县（今荆门

市)、沙洋县、钟祥县(今钟祥市)。

后来,因连年天灾人祸,加上家中不断添丁增口,淅川老家分水岭生活困难,元成先后三次前往荆门,跟随奶奶生活。元成说,他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腊月间。天不亮,分水岭还在沉睡中,父亲就把他叫醒,母亲帮他穿上小黑棉袄,在瑟瑟寒风中离开分水岭。先步行穿过八里沟,再坐小划子,再步行,赶往张营码头买票上汽船轮渡,傍晚抵达丹江口大坝附近的河南码头,再步行到丹江口火车站,坐上前往荆门的火车。这是元成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火车,新奇得很。第二天到达荆门县后,又坐汽车,最后步行前往奶奶所在的移民点。父亲停留了一天后,把元成撇在那里,整整一年。奶奶后来告诉他,父亲去接他回淅川时,几乎认不出他了。当时他正在村后的大渠里玩水,身上泥糊糊的。

回来不久,奶奶从湖北荆门回来探亲,临走,又把元成带往荆门。大约半年,因为要上学,父亲又把他接了回来。小时候,因为两省来回跑,元成很顽皮,不好好读书,常逃学、打架,学习自然不好。本家二大(淅川人称父亲为大大,二大就是二叔)是民办教师,曾用课本敲打他:脑袋瓜是砖头瓦块砌的,还用石灰灌过缝。当时正好大伯回淅川,大约是因为械斗要返迁,想在当时还是邓县管辖的九重公社落户。回荆门时,顺道把他带走。大伯为了省钱,从荆门火车站下火车,不坐汽车,一直哄着让他步行。这次元成在那里待了将近一年。然后,父亲在送大妹子爱菊去荆门小住的时候,把他接了回来,这才开始好好上学。

元成的奶奶有先见之明。1985年寒假,奶奶思乡心切,要正在河南大学读书的元成接她回河南。她说,我跑了一辈子了,不想死在外面。元成接到她,老人家要去北京看毛主席纪念堂。她说,毛主席活着,我没见过,我现在要去见见。从毛主席纪念堂出来的时候,元成看到她掉泪了。除夕晚上,元成和奶奶坐火车返回河南,又转汽车回到浙

川分水岭。之后几年间，奶奶身体开始变差，经常卧床不起。她指着屋后的一棵楸树说：娃子，给我看好了，我百年后，用这个给我做枋子。枋子是南阳方言，就是棺材。在奶奶还能跑得动的时候，自己侧歪着小脚登上门前的山坡，在最高处选了一个能安放一口棺材的石窝子，对元成的父亲说：把我埋到这儿，娘可不想回头叫丹江水淹住了。那时候，老人已经知道，丹江口大坝还要加高，要南水北调，还要搬迁。1994年，漂泊了一辈子、辛劳了一辈子的奶奶撒手人寰，就安葬在她自己生前选定的墓穴里。三年后，元成的父亲因患胃癌去世，埋在同一座山的半山腰里，那是他自己生前在石缝之间开垦的一小片荒地，离元成奶奶的坟墓不过数百米。

元成虽然有移民的生活经历，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移民。元成的家在分水岭村的山坡上，房子位置较高，在搬迁高程以上，因此可以留在当地。但1968年秋，元成的父亲执意要把全家迁往荆门。家里粮食都卖了，家具也大多送人。就在这个时候，奶奶的弟弟，也就是元成的舅爷，从荆门探亲回来，到家就臭骂元成的父亲：“人家蛮子都在拿铡刀砍咱河南人，你还去？！”元成的舅爷会有这样的责骂，是因为随着1967年、1968年大批移民进入江汉平原，淅川移民与当地群众不断发生土地纠纷，生产生活矛盾不断升级，并在1968年8月1日集中爆发械斗。适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基层反应迟缓，应对失策，移民如惊弓之鸟，生产生活秩序遭到冲击。大批移民长途跋涉，涌入当时管辖荆门的荆州行署上访，要求返回淅川。械斗事件很快引起湖北、河南两省以及武汉军区和中央的重视，最终经过解放军进驻和两省及荆州、荆门干部做工作，将伤人性命者法办，移民情绪才得以平复。但事件余波不断，直接造成大批淅川移民返迁，或投亲靠友，或散居于丹江沿岸，以垦荒、打鱼为生，并逐步形成了无户口、无土地、无房产的“沿江村”。为遏制返迁潮，荆门县在车站、码头设卡堵截。没有返迁的移民也按照荆州与河南协商的办法，被分散安插到各个生产

队，以便于管控，只有钟祥县柴湖镇是个例外，数万淅川移民集中安置。元成父亲选在这时移民，当然会遭到亲人的反对，这使他家最终还是生活在淅川。

元成从出生到当民办教师时候住的老房子，现在早已倒塌，只有四周的根基还在。元成说，他想把房子整整，退休了可以回去住。话虽如此，住在这座丹江边的房子里，生活并不方便。也许没人会想得到，住在这里最大的不便其实是用水。为保护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水质，库区沿岸3公里范围内不能住人。元成的家离江边有5公里。前些年，政府曾资助村民建水窖，收集雨水储存起来供平时生活所用，否则就要往返十来公里去江里挑水，这就是丹江岸边村民的生活用水方式。不知道在家里打开水龙头就能哗哗流出丹江水的中国北方城市居民看到这些会做何感想？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难点在移民。从根本上说，丹江口水库淹没的不只是一些房产田舍，那是这里的人民千百年生生不息绵延生存的家园。但库区水位的不断升高将把他们从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无情地连根拔起。没有移民的牺牲，就没有南水北调中线建设的成功。对丹江口水库建设中河南、湖北两省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2012年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移民，很多资料都有描述——当然，各有不同的角度。但作为切身经历者，元成和我在反映这段历史的时候，觉得仅宏观描述移民的过程远远不够，我们决意要一个个走近这些移民，听听他们对自身经历的描述，听听他们的心声，并把这些内容真实地传递出来，以真实地还原一段历史。

我出生于新野，新野在白河岸边。白河和丹江一样，汇入汉水，奔向长江。我小的时候，白河水量丰沛，清澈见底，两岸是洁白的沙滩。新野街上的茶馆，烧水泡茶一定要用白河水而不用井水，于是就有拉水的驴车不停地在白河和茶馆间往返。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白河上游用水渐多，新野段白河水量锐减，加之污染严重，白河水早已不能再

饮用。当年，丹江口水库修建的时候，新野曾派出了大量劳力，原因之一就是水库建成后可修渠引水到新野以灌溉农田。为此，当然更为了首都北京，陶岔渠首修建时，新野同样派出了大量劳力，我的父亲和叔叔都曾参与其中。新野位于南襄盆地的底部，县虽不大，却有白河、唐河、湍河等8条河流过境，浅表地下水丰富。我小的时候，记得水井深不盈丈，不像大部分北方的水井，要用轱辘提水。在新野，挑水的人只需用扁担钩着水桶，一晃，水桶口朝下扣入水中，再提上来，即打出满满一桶水来。正因如此，新野历史上从未因发生严重旱灾而绝收过。可如今，农作物对水的需求早已降到了非常次要的地位，人自身的需求才最重要，新野如此，全国多数地区同样如此。于是，引丹灌区首先灌的不是庄稼而是人，丹江成了新野人饮用水的重要来源。事情的发展就是如此吊诡，现在，我新野家乡的亲人，生活在郑州的我和生活在北京的我侄女等人，虽然都是白河的儿女，饮用的却都是丹江水。

元成和我现在都生活在郑州，没想到离开家乡几十年后却日日喝着家乡水。当然，现在喝上丹江水的人在中国北方人数众多，足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影响之巨大。

关于这项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和通水之后，许多作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映。目前，对这项历时超过半个世纪的巨大工程以及伴随它而来的人类历史上有组织的最大移民工程，正反两方面的声音都渐渐静了下来。在中国北方这么多人喝上丹江水的时候，大家对这项工程的关注却少了起来。也许到此时，冷静地对这项工程进行深入认识和思考才是时候。如何深入认识南水北调工程，如何看待人类空前的大规模调水举措，需要对南水北调及与此相关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行深入探索和深刻思索，同时更应在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对水与人类的关系进行深入的考察。如此，才能对南水北调工程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基于此，我们期望结合个人的切身体验，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主体，以水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为参照，全面反映工程从设想到落实的整个

过程。通过访谈实录和情景再现，深度展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艰巨而辉煌的建设历程，聚焦河南、湖北两省数县移民的迁徙和生存的情感记忆，用真实、客观而感人的文学实录命名这条全新的大运河，做到史料性、现实性、文学性的完美结合，是我们创作此书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当然，这个设想实现到何种程度，就有赖各位读后做出判断了。

认识南水北调，只把眼光盯在这个工程本身，或只考虑某个方面的问题，肯定会得出偏颇的结论。中国人总爱讲“让历史告诉未来”，那么，我们就从人类用水、治水的历史开始，从人类水文明的发展史开始，来认识南水北调这个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世纪工程吧。